

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

方小燕摇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 转小燕编著 援—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 粤广... II 转小燕... III 粤语—助词—方言研究—广州市
IV 援小燕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2345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话：编辑部 (020) 85382222 发行部 (020) 85382222
营销部 (020) 85382222 邮购部 (020) 85382222 (邮购)

传真：(020) 85382222 (办公室) (020) 85382222 (营销部)

邮编：510632

网址：~~http://www.jnupress.com.cn~~ 网址：~~http://www.jnupress.com.cn~~

排版：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刷：

开本：

印张：

字数：千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

印数：册

一套四册总定价：12.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序	(员)
引论——句子的构成和句子的性质	(员)
第一节 句子的构成	(员)
第二节 句子的性质——表述性	(缘)
一 述谓性和表述性	(缘)
二 表述性的说法存在的问题	(苑)
三 语调指明焦点	(怨)
四 关于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的研究	(员圆)
第一章 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	(员圆)
第一节 句末语气助词的位置	(员圆)
第二节 句末语气助词的性质和归属	(员猿)
第三节 句末语气助词跟语调 (语气) 的关系	(员缘)
一 句末语气助词出现在“词或短语 垣语调”里不 改变语调表示的语气	(员缘)
二 句末语气助词出现在“词或短语 垣语调”里改 变语调表示的语气	(员圆)
三 句末语气助词必须跟语调一起出现在词或短 语后面句末语气助词决定句子的语气	(员怨)
四 句末语气助词在上述三种情况中跟语调的关系	(员圆)

第四节	广州方言里语调的“趋同”现象	(164)
第二章	句末语气助词对语气和焦点的作用	(164)
第一节	句末语气助词对语气的作用	(164)
一	句末语气助词配合语调表示语气	(164)
二	句末语气助词使语调有轻重缓急之别	(165)
三	句末语气助词增添主观情态	(165)
四	语气、情态的兼容	(165)
第二节	句末语气助词对焦点的作用	(165)
一	指明焦点或帮助、配合语调指明焦点	(165)
二	改变焦点	(165)
三	句末语气助词给焦点添加情态	(165)
四	省略并隐含焦点	(165)
第三节	句末语气助词连用	(165)
一	句末语气助词的连用现象	(165)
二	连用的句末语气助词对语气、焦点的作用	(165)
第三章	句末语气助词的表义、足句作用	(166)
第一节	句末语气助词给焦点添加情态以外的信息	(166)
一	给焦点添加时间信息	(166)
二	给焦点添加体貌语法意义	(166)
三	表示省略并成为隐含的焦点的逻辑作用 ...	(166)
四	余论	(166)
第二节	句末语气助词的足句作用	(166)
一	足句	(166)
二	句末语气助词的足句作用	(166)

目 录

第四章 各种语气下的句末语气助词	(129)
第一节 陈述句的句末语气助词	(129)
一 陈述句常用的句末语气助词	(129)
二 陈述句末语气助词表示的意义	(129)
第二节 疑问句的句末语气助词	(130)
一 疑问句常用的句末语气助词	(130)
二 是非疑问句的句末语气助词	(130)
三 非是非疑问句的句末语气助词	(130)
四 疑问句句末语气助词的分布特点	(130)
第三节 祈使句的句末语气助词	(130)
一 祈使句常用的句末语气助词	(130)
二 祈使句常用的句末语气助词表示的意义	(130)
第四节 感叹句的句末语气助词	(131)
一 感叹句常用的句末语气助词	(131)
二 感叹句句末语气助词表示的意思	(131)
第五节 句末语气助词分布特点	(131)
结 语	(132)
参考文献书目	(132)
附录 员 广州方言音系	(133)
附录 圆 广州方言语料	(133)
后 记	(133)

引论——句子的构成和句子的性质

第一节 句子的构成

本书要研究的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跟句子语法学所说的句子的语调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涉及句子的构成。

句子语法学认为：语法有四级单位——语素、词、短语、句子，每一级语法单位都有其自身跟相邻上下级单位区别开来的性质。句子这一级单位的性质，叫作“述谓性”或“表述性”。

对于句子，美国描写语言学代表人物 亨德里克·施密德 说过：“就英语而言，可以说出现的语句由短语加语调组成。”（亨德里克·施密德《语言与语言理论》）。我国学者大致都这么认为。如：“句子说出来必得有语调，并且可以用不同的语调表示不同的意义；而词和短语，如果不单独作为一句话来说，则只有一种念法，没有几种语调。虽然从结构上说，句子大多具有主语和谓语两部分，可是这不是绝对的标准。即使只是一个短语或一个词，只要用某种语调说出来，就是句子。”（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页 103，第 103 页）。“句子是词或词组加上语调，揭示了句子由两个部分组成：词或词组部分和语调……词或词组同语调的关系，是一种相加的关系。”（沈开木：“句子的性质和句法分析”，《汉语学习》1982 年第 1 期）

这样，句子就可以用公式表述成为：

句子 越词或短语 垣语调

这个公式，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词或短语，一个方面是语调，以双方都符合语法为前提条件。例如：

佢唔嚟。(他不来。)

噪赠皂造蚤

短语“佢唔嚟”的结构符合语法，语调“。”也符合语法。这两个方面相加，才能构成句子。

如果其中有一个部分不符合语法，就不能构成句子。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不符合语法的东西，加到任何一个符合语法的单位上去，所产生的东西一定不符合语法。例如：

你大家

短语“你大家”不符合语法——因为“大家”是复数，而先行词“你”所表示的是单数，不能搭配在一起——以致“你大家”加语调后不能成为句子“你大家。”“你大家？”“你大家！”换句话说，所构成的句子“你大家。”“你大家？”“你大家！”是不符合语法的。

由于语调简单，而且不存在作语法组合的问题，所以，语调方面，不存在不符合语法的问题。只有词或短语方面，可能存在不符合语法的问题。而在词或短语中，词也不存在（词际）不符合语法的问题，因此，只有短语会存在不符合语法的问题。

当然，这种由于短语不符合语法而导致加语调后不能构成句子、或所构成的句子不符合语法的情形，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我们只是为了说明“句子 越词或短语 垣语调”的公式，以短语符合语法为前提条件，才提到。例如：

佢唔嚟。(他不来。)

噪赠皂造蚤

你去唔去？(你去不去？)

灶蚤噪赠皂噪赠

几好食啊！(多好吃啊！)

噪^{ㄉㄠˋ}蚤^{ㄙㄞˋ}屎^{ㄕㄨㄞˋ}净^{ㄓㄨㄥˋ}噪^{ㄉㄠˋ}葬^{ㄙㄞˋ}

坐低！(坐下！)

嗱^{ㄉㄠˋ}贼^{ㄗㄞˋ}着

但是，词或短语，加语调能够构成句子，说的只是大部分的情形。在广州方言里（普通话也同样），我们发现还有另一种情形：词或短语加语调后不能独立成为句子。正像朱德熙先生在《语法答问》里说过的：“句子跟词组终究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对于是不是所有的词组都能独立成句，朱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词组跟别的语法单位一样，也有粘着与自由的区别。粘着的词组如 灾垣了 垣韵（吃了饭 渣了电话），灾垣兜韵（吃完饭 渣出一本书）等等当然不能独立成句。”（《语缘 第 九 页）。这些词或短语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加上语调才可以构成句子：一是在词或短语的前边增加成分；二是在后边增加句末语气助词。现在我们主要讨论的是语调与句末语气助词在句子构成中的作用，所以我们不谈第一种条件，只涉及第二种条件——在后边增加句末语气助词与语调来构成句子的情况。

下面列举广州方言的例子：

- * 你就好
- * 一人人
- * 好走（“应该离开”之意）
- * 食晒饭
- * 打咗电话
- * 面青

以上的词或短语加上语调不能成为句子，要在后边同时增加句末语气助词与语调构成句子。

在词或短语加语调能够构成句子的时候，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广州方言的语调分为四种：陈述语调、疑问语调、祈使语调、感

叹语调（祈使语调跟感叹语调在听觉上可以看作同形）。这四种语调，从上述句子的公式看，分布在词或短语后面。但是这种“后面”在口语里的情形跟在书面上的情形有所不同：在口语里，每种语调都是一种非音质音位，而非音质音位必须有音质音位或音质音位的组合体来运载，或者说，必须跟音质音位或音质音位的组合体“绞合”在一起，因此，人们才说，“如果我们用杂代表句子，宰代表词，两条斜线 \diagup \diagdown 表示前后较大的停顿， ㄣ 表示句调，那末句子可以表示如下：杂 ㄣ 起 ㄣ ㄣ 灶表示词的任意数。”（陆俭明：《现代汉语句法论》， ㄣ 源第 ㄣ 页）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语调只是附在它前一个音节上，只跟词或短语的最后一个音节“绞合”在一起。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中谈到语气助词的时候曾经指出：语气助词“是粘着的，语音上附着于前边一个音节”（ ㄣ 源第 ㄣ 页）。赵先生又指出：字调和语调是“叠加”的关系，分为“合并叠加”和“后续叠加”（赵元任：《中国字调跟语调》， ㄣ 源）。麦耘先生认为：“广州方言的语调有两大类，一是句段语调，一是句末语调，即落在句子最末一个音节上的语调，”“在广州方言中，合并叠加表现在句段语调上”，“后续叠加表现在句末语调上，就是在句末的字调后面接上语调；另外，广州方言句末语气助词还有一种‘覆盖叠加’”。“覆盖叠加”的意思是语调把原字调覆盖了，或者取代了。（麦耘：“广州方言疑问语气系统概说”， ㄣ 源。劲松在研究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时发现，句子末一个音节韵律特征的变化，“是语气（语调）的主要表达者。”（“北京话的语气和语调”，《中国语文》 ㄣ 源年第 ㄣ 期第 ㄣ 页）。这里所说的语调，应该指的是句末语调。不管是“后续叠加”还是“覆盖叠加”，我们称之为“绞合”。

语调跟词或短语的最后一个音节“绞合”后，都会使这个音

节的声音发生一些变化，大部分的情况是稍稍拖长。例如普通话的例子：

他不来。

语调只跟短语“他不来”的最后一个音节“来”“绞合”在一起，并使它稍微拖长。

在书面上，由于用句末点号来表示（“。”表示陈述语调，“？”表示疑问语调，“！”表示祈使语调和感叹语调），语调就变成分布在词或短语后面。

这样一来，语调的分布就有口语和书面两种形式——绞合形式和处在词或短语后面的形式。本书采用书面形式。

语调的作用，是表示句子的语气。语气是用来表示句子的用途的，这种用途，有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种。

第二节 句子的性质——表述性

一 述谓性和表述性

苏联在《语言学译丛》第一期发表了 [苏联] 斯米尔尼茨基著、叶军译的《句子，句子的主要成分》（这是从一本用俄语写的《英语句法学》的第三编第五章译来的）。从译文的题注和原书出版的时间来推断，斯米尔尼茨基最迟在四十年代初期就使用“述谓性”的概念。所谓“述谓性”，就是“语句和现实的关联”。

后来，胡裕树主编的教材《现代汉语》提出一个“表述性”的概念：“一个句子不仅仅具有一定的结构成分和结构方式，它叙述的内容必定同现实联系，以适应具体环境中的交际需要。”

这就是句子的表述性。表述性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必须通过语言的要素来表达。”（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6年 12月第 1版 108页）。 “句子的表述性指叙述的内容同现实之间确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表达是为了适应具体环境中的交际需要。我们说话的时候，每个句子都带有统一全句的语调，表示一定的语气；句子和句子之间有一个较大的停顿。这些都是由交际的需要来决定的。”（同上引）

这样一来，述谓性就是表述性。

胡裕树课本在后来的版本里只保存表述性的内容，不使用“表述性”的术语，但是由于它的初版使用了多年，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早已有使用“表述性”术语的论文发表，如：萧国政《宾语谓词指称性用法考察》（转引自陈高春主编《实用汉语语法大词典》，职工教育出版社 1983年 12月第 1版，103页）。萧文“表述性”的内涵跟胡裕树不同，所以我们采用胡裕树课本初版的“表述性”术语，不采用斯米尔尼茨基“述谓性”的说法。

表述性用什么手段表达出来呢？胡裕树课本和斯米尔尼茨基都认为语调是表达表述性的重要手段或万能手段：

“每个句子都带有统一全句的语调，表示一定的语气；句子和句子之间有一个较大的停顿。这些都是由交际的需要来决定的。”（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6年 12月第 1版 108页）。 “因为有了语调，才能使句子中词语所叙述的内容同现实发生特定的联系。”（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 1957年 12月）。 “对一切语言来说，语调是表达表述性的万能手段”（斯米尔尼茨基）。

在词形变化丰富的语言里，述谓性还“借助于动词的各种述谓（人称）形式来表达”（斯米尔尼茨基）。

二 “表述性” 的说法存在的问题

“表述性” 的说法存在的问题，属于语言学理论的事。本书因为要研究广州方言，不得不越俎。

表述性的提出，有利于说明谓语动词必须作特定的变化之类的问题。如：英语 John reads (他读书)，谓语动词 reads 必须加 泽 俄语 Я читаю。(我读书) 谓语动词 читать 必须变成 читаю。这种特定的变化，是句子这一级单位特有的。人们可以用句子的表述性来解释，认为是由于句子要具有表述性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表达表述性的一种手段。这样就有利于说明谓语动词为什么必须作上述特定的变化。但是把表述性扩大到谓语动词必须作特定的变化之类的问题，就跟“句子由词或短语和语调构成” 的说法相矛盾（谓语动词必须作特定的变化之类的问题，在语调的范围之外）。

由于现代汉语普通话和广州方言，谓语动词都不必作特定的变化，而我们的任务是解决广州方言语气的作用问题，所以我们不探讨这个矛盾解决的办法，只采用“句子由词或短语和语调构成” 的说法就行了。

表述性的定义里，“语句和现实的关联。”（斯米尔尼茨基）。“因为句子同现实有了特定的联系，具有特定的内容，所以才能作为语言的基本运用单位。”胡裕树这里说的“现实”，是指客观世界存在的现实（下文中着重号为作者自己加注）：“因为我们生活在客观现实之中，所以每一句听到的（或读到的）话与现实的关系对我们说来是基本的东西。语句和现实的关联可以叫做表述性。”“‘天该亮了’指出主观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应。”（胡裕树）。

但是，这种把“现实”看作“客观现实”的观点，跟世界著

名语言学家——瑞士的德·索绪尔在 19 世纪初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说法不一致。德·索绪尔说：“语言符号所包含的两项要素都是心理的。”（第 159 页）。“语言符号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第 159 页）。既然语言是一种两面的心理实体，探讨出来的句子的本质——区别于短语的本质——表述性，就应当是心理的，就应当是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中所说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句话中的“思想的直接现实”，而不应当是客观世界存在的现实。

这种把“现实”看作“客观现实”的观点，也不符合事实。例如：当我们听到一个顽皮的牧童喊“狼来了！”时（这个“了”是“了 159”，“了 159”是句末语气助词），我们的脑子里便产生“狼来了，牧童求救”的思想，至于此时此地客观世界是不是有狼来了，还得赶到现场才能知道。再如，读一本荒诞不经的神话小说，我们从句子中获得的全都是心理的东西、客观世界没有的东西。如果按照斯米尔尼茨基的看法，把这些客观世界没有的东西看作客观世界存在的现实，就闹笑话了。

表述性是句子因语调起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属性：“因为有了语调，才能使句子中词语所叙述的内容同现实发生特定的联系。”现在，我们已经证明表述性不是“同现实发生的特定的联系”，表述性就不可能再有“同现实发生特定的联系”了。而在语调不是“同现实发生特定的联系”的时候，语调的作用就只剩下表示语气——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四种中的任意一种。

据此，我们认为：对现代汉语和广州方言这类词形变化不丰富的语言、方言来说，由于只有语调才能够使句子产生表述性，所以，表述性也就成为语调所表示的语气或语气的用途了。

三 语调指明焦点

语调指明焦点，属于语调的作用问题。本书是为了研究广州方言的句末语气助词，才在解决了“表述性的说法存在的问题”之后再次越俎。

“句子由词或短语和语调构成”的说法，也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词或短语一加上语调，（所构成的句子）就能够跟心理的“现实”联系？换句话说，语调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本领？

信息科学是研究信息的处理、传递的科学。语言学原先把句子分为话题、述题，例如：“王明看见一只猫。”这句话“王明”是话题，“看见一只猫”是述题。后来，国外话语语言学的学者，引进了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的概念：“从发话的人对受话的人的估计来看，发话的人认为受话的人已经知道的信息，叫做已知信息，发话的人认为受话的人还没有知道的信息，叫做未知信息，或者叫做新信息”。在未知信息里，还引进了焦点：“焦点是未知信息中的关键部分、语义的侧重点。”（沈开木《现代汉语话语语言学》）。以此说明话语的信息传递是从已知信息到未知信息，后续的句子一般要针对焦点来传递。例如：

“王明看见一只猫。”“这只猫在抓老鼠。”

“王明”是已知信息，“看见一只猫”是未知信息，其中“一只猫”是焦点。后续的话语针对焦点“一只猫”来传递：以它为新的话题，传递出新信息“在抓老鼠”，其中“老鼠”是新的焦点。

由于句子是话语语言学的单位，又是句子语法学的单位，所以人们在分析作为语法的一级单位的句子时，也使用“话题”和“述题”，“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

由于已知信息常常分布在话题上，未知信息常常分布在述题

上，国外的学者便把话题跟已知信息、述题跟未知信息的联系固定起来，认为话题就是已知信息，述题就是未知信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沈开木先生在《话题、述题和已知信息、未知信息》（《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年第1期，后来辑入《语法·理论·话语》，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里，根据这两对概念的逻辑系统和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把他们分开了。下面只引语言事实的例子：

“对现代汉语来说，话题不可能都是已知信息，述题也不可能都是未知信息。例如：

甲：1995年洪灾很大。

乙：东北遭了大灾，安徽也遭了大灾。

如果按照话题是已知信息、述题是未知信息的说法去分析，那么，乙话中的两个话题‘东北’、‘安徽’都是已知信息，两个述题‘遭了大灾’、‘也遭了大灾’都是未知信息。对这样的分析，人们不禁要问：甲已经知道了洪灾很大，乙还估计他不知道（由于估计他不知道，才会给他提供受话的人‘他’的未知信息），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问题，是无法解答的。——除非看作乙是在说废话。但是，谁都知道：乙不是在说废话。由此可知：把话题看作已知信息，把述题看作未知信息，是不符合现代汉语的实际的。现代汉语的实际是：在这个语言环境里面，甲已经知道洪灾很大。根据发话的人‘乙’的估计，话题‘东北’、‘安徽’是受话的人‘甲’的未知信息，两个述题‘遭了大灾’、‘也遭了大灾’是受话的人的已知信息。也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估计，乙才说这一句话‘东北遭了大灾，安徽也遭了大灾’这个例子说明：这两个话题都不是已知信息，而是未知信息；这两个述题都不是未知信息，而是已知信息。”

本书就在“话题不可能都是已知信息。述题也不可能都是未知信息”的观点上使用“已知信息”、“未知信息”和“焦点”。

由于句子的已知信息、未知信息和焦点，实际上由语义成分来承担，存在于充当语义成分的短语上，所以短语也有这些东西。例如：

(㉟) 他到了上海——“他”是已知信息，“到了上海”是未知信息，“到了上海”或“到了”、“上海”是焦点。

(㊱) 他今天 苑时到上海——“他”是已知信息，“今天 苑时到上海”是未知信息，“今天 苑时到上海”、“今天 苑时”、“到上海”或“到”、“上海”都可以是焦点。

从这两个例子上，我们看到：短语的焦点可以多个，还没有确定。当短语加上语气之后，由于句子有语法固有中心（焦点）（见沈开木：《“不”字的否定范围和否定中心的探索》见《语法研究和探索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10月。或《现代汉语话语语言学》，商务 1985年），焦点就相对地确定了。例如：上面这两个例子，一加上语气之后：

(㉟) 他到了上海。辘 / ? ——焦点“上海”就定了。

(㊱) 他今天 苑时到上海。辘 / ? ——焦点“今天 苑时到上海”就定了。

关于这两个例子的焦点的确定，可以这样来证明：

例 (㉟)，如果焦点在“到了”，“上海”就不必在语义成分里出现，既然出现，就是由于有表达的需要。需要什么？需要说明它是未知信息，需要说明它是焦点。

例 (㊱)，如果焦点在“今天 苑时”和“上海”，就有多焦点的不当，所以把焦点定为“今天 苑时到了上海”就好了。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认为：语气表示的语义成分的用途，可以包括指明焦点。对现代汉语、广州方言这类词形变化不丰富的语言、方言来说，句子的表述性就在于用语调去指明焦点。焦点被指明后，脑中句子的信息传递（包括后续句的传递）才能明确。这，只是一种用以引玉的看法。本书在研究广州方言的句末